

[美] 埃德温·哈特里奇著

第四帝国

新 华 出 版 社

第 四 帝 国

[美]埃德温·哈特里奇 著

国甫培根 译

刘炳章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第 四 帝 国

[美]埃德温·哈特里奇 著

国甫培根 译

刘炳章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插图2张 275,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重庆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203·016 定价：1.20元

译者前言

本书原名《第四个、也是最富的一个帝国》，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八〇年出版。作者埃德温·哈特里奇，是美国的一名老记者，多次出入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为美国好几家报刊和电台在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进行采访，五十年代曾任《华尔街日报》驻西德首席记者，对西德情况相当熟悉。

本书是一本介绍西德建设情况的书，着重阐述了西德如何在战争废墟上创造了闻名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奇迹”，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经济强国。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因此作者形象地称之为“第四帝国”。作者认为西德正彻底抛弃第三帝国搞经济扩张的地缘政治理论，坚决信奉经济政治理论，即把经济看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基础的理论。作者对阿登纳和艾哈德很钦佩，称阿登纳是“俾斯麦以后的最伟大的德国总理”，艾哈德是“亚当·斯密再世”，认为当初西德如果不是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搞社会民主党的国有化经济，西德未必能在经济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作者文笔比较生动，材料比较翔实，本书可供研究经济和西德情况的

同志参考。

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书中的一些观点是成问题的或者是可以商榷的，书中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攻击之词。然而，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当然主要是书中的材料，而不是它的观点。

一九八一年七月

前 言

我看到过现代德国的许多不同的面貌。这个在欧洲现代史上起过支配作用的民族是永远静不下来的，精力旺盛的，有时候简直象得了精神分裂症似的；它的这些形象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我不禁神迷技痒，终于写了本书。

一九三二年秋冬时节至一九三三年初，我作为一个客居德国的年轻的美国人，目睹了魏玛共和国末期的那些混乱的日子的景象。那时希特勒即将接管德意志共和国，仅仅维持了十二年之久的“千年帝国”即将开始。当时千千万万失业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残酷打击下陷入了饥饿和绝望的深渊，纳粹的冲锋队员同共产党的红色阵线的打手展开了野蛮的殴斗，在政治上争夺对巨大的海港城市汉堡的控制权。我第一次见到德国和德国人民时的这些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还记得的关于德国的活动的第二件事也带有暴力气味。当德国的一个伞兵营从天而降对荷兰首都海牙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我正作为一名美国记者在这个郁金香之国工作。那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清晨，正是希特勒无端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发动的闪电战的最初阶段。

在征服荷兰的五天战斗结束之后，我到了柏林。一九四〇年夏天，我一直留在那里。在那段时间里，纳粹军队把纳粹国旗从大西洋岸边插到了波兰东部的布格河。从阿德隆饭店的一间俯瞰菩提树下街上欢呼的人群的房间望出去，我看到了第三帝国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欢庆胜利的游行。德国军队上一次得意洋洋地列队走过勃兰登堡门是在一八七一年，那是在另一次对法国的战斗结束后凯旋归来。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那个喜庆的日子过后，时运便开始变得对纳粹德国不利了，不过人们很难察觉到这一点，因而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了四年，而势头并没有减弱。

后来我亲眼看到了德国在战斗中的面貌，这一次我的身份是美国陆军的一名军人。在我所在的第四十四步兵师同党卫军第十七装甲师面对面连续进行一百四十四天的战斗的过程中，我领教了德国军人的作战本领，并对他们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一越过莱茵河，战火就逐渐熄灭了。

我在这之后看到的是德国投降时的面貌，这同一九四〇年时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我的那一师军队在施瓦本和巴伐利亚的可爱的春光中前进的时候，城镇和村庄的每一所住宅和店铺都挂着白旗，以表示投降。对他们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接着便是获胜的盟军实行军事占领和统治的时期，战败的德国则灰心丧气地匍匐在盟军脚下。这时候我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身份再次到了德国。我同其他观察家一道，把我们在业务上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盟国军政府的计划和工作上

了。我们很少注意活下来的德国人。在我们看来，他们在战后的世界上是没有地位的，只不过是剥夺了几乎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同时也几乎失去一切财产的三等或四等国家的公民罢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日子里，德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弃儿。这个战败了的敌国将要因为希特勒侵略战争造成许多国家的伤亡和损失而受到惩罚；它将受到“改造”，作为继续生存下去的代价，而在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生活水平是要大大降低的。盟国为战败了的德国制订的计划是严厉而残酷的；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的话来说，战后的最初三年“在经济上糟透了”。这个时期大概是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后德国人民最困苦的时候。

因此，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货币改革之后，迅速而广泛的恢复和建设是一件富于戏剧性的事情，使停战之后我们这些一直住在德国的人都感到意外。我们低估了德国人的恢复力和他们争取活下来并在原来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能力。由于有时间、环境和人物这三者的幸运结合，加上意外地爆发了冷战，使活下来的六千万德国人得以逐渐摆脱了战败和遭到大规模破坏的痛苦深渊，在短短一代的时间里，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了战后欧洲的经济上的超级强国。

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发展过程：从它的开始，中间经过各个阶段，直到最后西德成为欧洲共同体中最强大、最富有生命力的国家——这个国家享有充分的主权，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军事上是美国的盟友。但是这一切都是由于西德从经

济上恢复起来，而成为不仅是欧洲的，也是全世界的“机器厂”。

今天，德国人终于为他们那充沛的精力、雄心和才干获得了他们在肆行侵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未能征服的“生存空间”。今天，西德人在他们的现代货物和劳务的日益扩大的全球市场上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他们已经成为贸易量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的国家，其富足的程度是我们这些了解德国在二十世纪其他时期的状况的人从来没有梦想和期望过的。

我曾经为创建这个战后的新德国尽了微薄之力，最初的身份是一名美国记者，后来的身份是包括埃森的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公司、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公司和威利·施利克尔公司（“经济神童”的原型）在内的许多德国公司的一名独立的工业顾问。本书试图阐述这一切成就的由来。

埃德温·哈特里奇

一九八〇年二月于伊利诺斯州奥兰德公园

目 录

前 言	I—IV
序 言 “经济高于一切!”	1

第 一 卷

盟国的占领

一 最黑暗的时刻	37
二 “我们是以征服者的身份来的”	64
三 德国的非日耳曼化	80
1. 德国的非军事化	81
2. 德国的非纳粹化	92
3. 德国的非工业化	111
4. 德国的民主化	137

第 二 卷

第四帝国

四 创始人	155
五 从双占区到波恩	173

六 捕鸟猎犬行动	190
七 教授的大冒险	203
八 在外地主阿登纳	228
九 纪律带来好处	245
十 劳工从过去吸取教训	268
十一 恢复正常生活之路	295
十二 经济神童	321
十三 力量中心	346
十四 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	372
十五 一个信奉经济政治理论的世界强国的崛起	391
结束语	425

序 言

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依靠血和铁建立起来的，不如说是依靠煤和铁建立起来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今天，经济力量的作用同德国皇帝统治下的步兵部队的作用相当。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财政部长，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

“经济高于一切！”

一九四八年七月的一个上午，在前法本托拉斯董事长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隔着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相对而坐。奇怪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闯进他人住宅的人。这套很有气派的房间的前主人是德国的这个大化学工业托拉斯的最后一任

总经理卡尔·克劳希，他是一名已被定罪的纳粹战犯，此时正被关在兰茨贝格监狱里。现在占用他的椅子和办公室的是美国派驻德国的“总督”、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座落在法兰克福北郊的这座法本托拉斯大厦已被征用，充当美国驻欧武装部队司令部。在军队里更多的人管它叫做“欧洲五角大楼”。

在克劳希先生的这间宽敞、陈设考究的办公室里商议事情的这两个人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克莱将军清瘦，干净利落，一副很有权威的神气。他说话简明扼要，在皮靠椅上坐得笔直，偶尔在一个黄色的便笺簿上作一点记录，一支接一支地吸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他是一位典型的美国陆军高级参谋。

坐在这位将军对面的是一个肤色红润、有一张逗人喜爱的娃娃脸和金黄色头发的德国人，这个人正在用一个纸烟嘴吸黑雪茄。他那一身肥大的衣服布满了褶皱，领带略微打歪了一点，但是他参与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同他的外貌是不相称的。他就是即将出现的国家西德的还未发育完全的政府、双占区经济委员会主席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艾哈德教授用他的雪茄比划着，以德国中南部他的家乡的柔和的口音认真真地谈着话。

英美双占区行政当局的德国高级官员艾哈德教授是被克莱将军召来对他主动采取的一个行动作出交代的。艾哈德教授刚刚废除了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给制，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一切管制措施。他实际上是在使支配着西德每一个城

镇中广泛存在的、日益兴旺的黑市的供求法则合法化。正当冷战持续地威胁着西德的政治生命的时候，采取这种行动似乎会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

克莱将军很快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他对坐在对面的德国官员说：“艾哈德先生，我的顾问们对我说，你干的事情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你怎么看呢？”

这个德国人毫不迟疑地很快回答说：“将军先生，别理他们！我自己的顾问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经过这番对话之后，艾哈德教授便开始娓娓动听地推销起他的振兴战败而陷于破产的西德的经济计划来了。他把这个计划称为 Soziale Marktwirtschaft(社会市场经济)，这个字眼可以翻译为“在社会上容易得到响应的自由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在这次会晤中，这位巴伐利亚教授的论点说服了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工程兵军官。他离开的时候得到了美国军事长官的批准，可以放手地迅速结束配给制和对工资和物价的一切管制措施。

这次克莱—艾哈德会晤无疑是战后德国历史上最关重要的事件。这次会晤确定了不久即将登上欧洲舞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性质和形式。二十五年以后，为了纪念这次富于历史意义的会晤，全国性的日报《世界报》发表社论说：

一九四八年初夏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引人注目的讨论，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个国家的诞生，因而也标志着人们所说的 Wirtschaftswunder——“经济奇迹”——的实际开端。

从这个时刻起，西德便开始爬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时掉进的深渊。在遭到广泛的怀疑和反对的情况下，艾哈德教授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他的经济思想移植到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西德身上，于是这个杂交品种开始生根，开花，并结出了果实——真正成了一个无比富足的国度。这看起来简直好像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社会市场经济”使年幼的西德共和国变成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号经济强国，并且成了黄金和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艾哈德教授制订的实行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的方案，使西德人民的收益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例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收益所占的比例都要大。事实证明，这个方案比十九世纪欧洲爆发工业革命以来实践过的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中实行的方案，更有利于创造财富、发展现代技术和提供终生社会保险。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最美好的时日”，并且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其诞生地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它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成功故事。

一九六一年，《幸福》杂志把已经成为主权国十多年之久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称为“尚未成为正式国家的经济组织”。直到一九七五年，《纽约时报》还在重复一个经常公开引用的比喻，说西德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一些很有名气的国际出版物制造的这种形象使人们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年轻的新国家由于突然变成了经济巨人，因而有点象蒙古

* 自从西德变成独立的国家以来，西德的黄金和美元储备逐年都在增加，七十年代末期已超过了五百亿马克，远远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每个工业国的货币储备量。

人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初次露面。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实际情况完全不同。我们发现，西德并不是一个缺乏现代国家的平衡发展等特征的畸形国家，而是它诞生的特定时代和环境的独一无二的产物，是二十世纪第一个新式的信奉“经济政治”^{*}理论的国家。这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克莱和艾哈德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会议的另一个重大结果。

从现代欧洲历史的角度看，战后西德在组织结构和特性方面似乎有点不平衡，这是因为它是根据与别的大陆国家不同的一套价值标准和目标行事的。“经济政治”国家西德认为，衡量它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影响的尺度是它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而不是它的军事力量，这是它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象大多数现代工业国一样，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经济考虑一般都放在政治事务前面，而不是相反。无论是保守派还是社会民主党人，联邦共和国历任总理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中都一再肯定了这个不寻常的政策方针。例如，据瑞士报纸《财政经济报》报道，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一九七五年二月在一篇谈话中就对此作了简单明了的说明。他说：“一些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是我们的外交政

^{*} 自从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国家对石油实行禁运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在促进一个国家的自身利益方面，经济力量（表现为拥有工业能力和现代技术以及石油、煤、饲料等重要原料）能变成比新式武器库更有效的工具。美国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一九七一年六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经济学家讨论会上讲话时抓住了时代精神。他说：“我相信，在本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经济政治’将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国家事务中的主要动力。”

策。”

请注意这样一个具体的提法：波恩的对外经济政策不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基础，而是它的对外政策本身。

根据这个经济政治理论，西德利用了自己作为欧洲的机器厂的能力，大量生产出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进行成功的竞争的高质量工业品和技术。由于再次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国，西德依靠它的经济力量比拥有大批轰炸机或大量原子武器可以更有把握地增进和保护它的正当的自身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几十年疾风暴雨般的日子
里，德国曾经采取种种手段谋求实现其称霸欧洲大陆的狂妄野心，先是俾斯麦雷厉风行地推行“铁血”对外政策，接着是威廉二世皇帝要求取得“向着太阳的地位”，最后是希特勒咄咄逼人地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威廉街*，尤其在希特勒时代，深受地缘政治理论的巨大魅力的影响，这个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决定的。德国地处中欧，只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夺取土地，才能称霸欧洲大陆，因为这样可以确保在经济上做到自给自足，即在工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原料以及燃料和能源所需要的石油方面做到自给自足。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一九四一年对苏联发动的兵分三路的大规模入侵——的目的是夺取俄国的产粮地带、高加索山脉的油田和顿涅茨盆地的矿床，并且完全是为了纳粹德国的利益而控

* 柏林一街名，为德国外交部所在地，因此常被视为德国外交部的同义语。——译注